

对于我养花这件事，老爸一直颇有微词：有时间伺候这些东西，还不如把家里那两个人伺候好。家里那俩人立即频频点头表示同意，我却对此持不同意见：

人伺候不好，顶多落两个白眼儿句埋怨；花伺候不好，对不起，立马死给你看！当然，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：我才出去几天，麻烦他照看一下院里的花花草草，他生生把一盆兰花给养挂了！

有花多好！闲来无事在院子里徜徉，那个养眼！春来姹紫嫣红，夏至绿荫浓密，秋天枫树红银杏黄，大雪纷飞的时候，对着梅花假装斯文地吟哦一番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嗯，有点诗人的样子。

受我影响，家人多多少少都对花有了些偏爱。

中午回家，照例先去花前巡视一番，发现枫树的一个头蔫了。再仔细一看，底下的枝子用布条缠着，解开布条，真相大白：皮连着，骨已经断了。我一把扯下被伪装的枝子，那盆红枫立即从三足鼎立变成了两军对垒。我声色俱厉地对着一大家子兴师问罪，他们却攻守同盟，拒不透露惨案的制造者是谁。

吃过饭，老妈在太阳底下结毛衣，我朝

我是一九七二年底穿上绿军装走进军营的。一路进这所大熔炉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，是她把我从一个幼稚的青年，逐步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军人。在她的怀抱里，我入了党，提了干，当上了军官。

记得一九七三年元旦，老兵班长徐铁怀从新兵连队事务长那里，领回来一沓子人民币，给我们班上 12 名新兵，每人发了六块钱。我拿在手中，数了又数，喜出望外，高兴又不解地问班长：“这是什么钱？”班长说：“是部队应发给大家的生活津贴费。”“什么？部队还给我们发‘工资’呢！”天啊！这个好日子，就是打灯笼也难找。我们身上里外穿的，头上戴的，脚下套的，身上盖的，住的全是部队包了，每月还拿六元津贴费。后来我才慢慢晓得：津贴费是贴给各人平时购买牙膏牙刷用的。我心里在暗想，当兵是让我们来尽义务的，怎么还给我们发钱，这么个好日子到哪里去找，我一定要珍惜。

六块钱津贴费虽不是什么大数目，就当时来说也是不小的收入了。记得大集体年代，父母亲辛辛苦苦，起早贪黑，一年苦到头，年终眼巴巴盼“决分”，全家几个劳动力才拿十几块钱回家，有时还超支，欠生产队的算往来账。

六块钱津贴费拿到手后没几天，记得是个礼拜天，我和几个同乡新兵，洗完各自的床单、枕

初中时代学过一篇英文课文《White Christmas》，缘此，对白色的圣诞节有了向往，每年圣诞前夕，就会期望一场大雪的到来。

而实质上，这么多年来，从没迎来过一个酣畅淋漓的白色圣诞。这就像一个难圆的梦，成了心中难以纾解的情结。

今日中午，正走在路上，听见有声音说：“下雪了！”

下雪了？我的思绪一转，诧异的同时，目光便在急切中搜寻起来。

果真，我看见一片雪花在我眼前飞过。不对，不是一片，是一片接着一片，是那样洁白无瑕的雪花，正纷至沓来，又纷飞起舞。

我为刹那间形成的这个美丽灵动的世界眩晕。我为大自然陡地变幻出这样一种神奇惊悚不已。我以无比钦慕的心情，仰看雪花飘洒，心儿也跟着一起轻盈。

圣诞在即呢！就下吧下吧，成就一个白色的圣诞节吧！

而雪花竟疏了，细碎了。惊惶之间，发现除了地上不多的水点，再也看不出雪的踪迹。

文 游 台

刊头题字：殷旭明 责任编辑：居永贵

她面前一坐：“说吧，枫树怎么打断的？”老妈大吃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！”大吃一惊后羞答答地承认：她老人家拿叉篙去晾衣服，一个失手，叉篙掉下，正好打在了枫树上，想来想去只好用布条绑上，没想到这事错就错在这儿；其他人犯事，都会若无其事丢下现场不管，只有她，怕我伤心，才会把现场伪装一下；再说，布条绑得那样好，除了她，没别人。

小侄儿在院子里大闹天宫，功夫没练到家，一脚出去来不及收回，好端端的一盆腊梅，主干被生生踹断，知道事态严重，这小子愣是好几天没敢在我跟前露脸。我望着那一盆的老弱残枝，不禁悲从中来：我的馨口素心梅啊……

虎斑君子兰开了花，老妈很喜欢那火红的颜色，说是喜气，等分了株，急急忙忙带了一棵回去，养了三年，却总不见开花。老妈埋怨我：你给我的是公的，不开花。公母我不知道，但没开花是事实，我心里愧疚了小半年，后来见她那株生了个宝宝，气焰顿时嚣张起来：是公的怎么会生宝宝？一定是你不会养！恰好隔壁的孙奶奶来，把那一株小的要了回去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儿子没开花，孙子却开花了！

到现在，老妈一提这事儿就郁闷！

六块钱津贴费

余的四块钱我用一封平信将钱夹在信纸中寄回了家，贴父母亲家用，并把部队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亲人和三朋四友。母亲收到我寄回家的四块钱很高兴，在回信中说，二儿子有出息了，当兵还寄钱回家，这四块钱太及时了。母亲把我寄回家的四块钱，买了一船半截头的碎砖头垒了个猪圈。

一位史姓的朋友在给我的回信中羡慕地说我太幸运了，吃的国家的，穿的国家的，用的国家的，每月还落六块钱，说他虽在川青公社五金厂上班，但一天八小时，忙得要死，每月任务完成了，产品验收合格了，出满勤了才拿六块钱，什么开销都由自己负责，说我真是由糠箩里跳到米箩里去了。

打那以后，我把部队头一年每月发的六块钱，除了买一些必须的日用品外，剩余的每逢三个月凑个整数寄回家，母亲收到我寄回的钱，也舍不得用，笔笔都给我存起来了。后来听母亲说，我结婚前订亲下礼钱就是用的我寄回家的那几笔账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当时每个月的六块钱给家庭解决了多大的负担呀。

雪花飞

明白“雪姑娘”向来害羞，所以这白天里，才更是惊鸿一瞥。路边的一家女主人正在喟叹：才把孩子叫出来，就没影儿了！

我很感动，为她有着与我相似的情怀。我猜她正与我一样，还沉浸在刚刚的美妙的情境里，意犹未尽。

见到了老公，我不无欣悦地告诉他：刚刚下雪了！

他看着我的神情，宛若宽容着一个不可理喻的人：晓得了，看到了！

而我一个掉转头，竟再次惊呼失声：不得命，又下了！

是啊，又下了！玻璃窗外，半空之中，又有成片成片的雪花，汇聚而来，又翩翩起舞！那若干个欢快的小精灵啊，宛若是踩着我的心尖跳舞！

我正醉心于这番盛况，却听得站在一旁的孩子他姑的一句调侃：你呀，这个样子，得把年龄前面的整数拿掉才像！

呵呵，管它呢，这就是我，那种无邪的纯真的快乐，多么不容易，却又那么容易保持。

我喜欢这样纯净的世界，喜欢落雪无声的安宁与静谧，喜欢铺天盖地的一场大雪把一切都掩盖，还天地一片洁白。

很遗憾，雪又停了。仍是几分钟而已。如是，竟下了三回。最后一场雪花，我看得分明真切——那竟是在温柔的金色的阳光下起舞纷飞！

雪终于住了。还是很难成就一场大雪。但我仍寄希望于明天、后天，抑或或者明年、后年，能成就我一个白色的圣诞节，或者有雪的冬天。

那只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，凤凰牌黑色 26 英寸，它和我的青年时代如影相随。作为一辆车，它早已离开我的身边，但作为一个符号，它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记忆中与它相关的每一个细节，不仅没有模糊，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
那一辆车的到来是我对 1993 年的最大回忆。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有点迟，到了 12 月份，走在路上还不觉一丝寒冷，在我就读的那所大学校园内，满眼都是飘零的黄色梧桐树叶。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，课程基本结束，我感觉就像这路边的落叶毫无用处。一位很有能耐的学弟给我介绍了一份家教的工作，问我有什么要求时，我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：“费用没事，就是来去有点不方便。”就这样，在圣诞前的那个夜晚，第一次辅导完那位高二学生后，我骑回了那辆刚从商厦买来的新车。

第一次骑那辆车的美妙感觉使我终身难忘。那叮铃铃的轻脆铃音，如天籁之音，胜过我所听过的最优美动听的音乐；锃亮的钢圈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反射出一阵阵令人眩目的旋转着的光影，街头那一处处闪烁的霓虹也相形见绌，刹那间都暗淡下来。宽阔明亮的大街在我经过的那一刻仿佛停止了喧闹，链条与齿轮摩擦产生的滋滋声，轮胎接触地面发出的沙沙声，仿佛带着油油的粘性，从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钻入，萦绕在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周围。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美丽的蜃景：一只美艳无比的凤凰，唱着美妙动听的歌声，载着我正展翅高飞，翱翔在喧嚣的城市夜空上。

生活因那一辆车的到来而变得日益丰富多彩。是那辆车陪着我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穿行，看枯枝披绿衣，见繁花变落英，品尘市之喧嚣，感古宅之荣衰。它还曾载着我和友人一道，登蜀岗山峰观夕阳西下，踏早春晨露访雷塘帝陵……这样的诗情画意，不只当时荡漾在我的心中，她还抵御了二十年时光的侵蚀，今晚还在我的笔下汩汩流淌。最难忘那个春

攻读教育硕士那段时间，除了班主任，跑教室最勤的就是烧开水的老师傅。每次见到他，要么捧着一本书，那么捏着一份报纸，旁若无人地看。他水烧得勤，人也跑得欢，一趟趟，不时瞧瞧这只水瓶，不时拎拎那只水瓶。如果少了及时上满。如果都是满的，他就很谨慎地挨着椅边坐下，捧起一本书，聚精会神。这些书，多半是学员丢在教室里好多天，估计也不要了，毕竟已经考过试。考过试的教材，谁还会当宝贝似的留着？

有时，教室里就我们两人。我问他：“在这所学校工作多少年，待遇怎么样？就说现在，天天烧水打杂，一天多少钱？”他眯着眼睛告诉我：“七八年了，待遇不高，谈钱就小气。”“别人工资高，你工资低，你就没怨言？为何还干得这么起劲？”我道出心中的疑惑。他放下水壶，笑着说：“钱多钱少是次要，关键是你怎么活。钱多有钱多的活法，钱少有钱少的活法，只要快乐就好。”

到底什么是快乐？恐怕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。乞丐说，能吃上一顿饱饭是快乐的；工

我给 学生讲物理，讲到位移和路程的概念，强调：位移只看始点和末点，不看过程，而路程则要看物体实际运动轨迹，要看过程。由此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就有好多“位移”和“路程”的例子。

比如喝茶。无论你是咕咚咕咚地喝，还是吧嗒吧嗒地品，从“位移”角度看，都是茶水从杯子里移到胃子里，没什么不同。但从“路程”角度来看，咕咚咕咚牛饮是为解渴，维持体液平衡，是生理需要，而吧嗒吧嗒细呷，乃是为获得一种乐趣，追求精神享受。“茶文化”是细品出来的，大口大口地喝，肯定喝不出来。

再比如旅游。要出去旅游，可以乘飞机或火车、汽车等，也可以自己骑车，甚至还可以徒步“毅行”。就“位移”而言，都是从某地到某地，完全是一样。再看“路程”呢，就不一样了。乘现代交通工具的游客，可以减少旅途劳顿，直接到达目的地，然后看景点。他们看重的是“位移”，在意的的是“到此一游”。而“骑行天下”，甚至徒步“毅行”的“驴友”，他们的乐趣则在“路程”，在“行”字上，他们得到的精神愉悦，跟我

日下午，我骑着那辆车来到长江边，掬一捧长江水，看浑浊的江水翻滚着浪花，一波接一波地冲向堤岸，江水拍岸的哗哗声过后，无数细小的水沫便在空气中弥散开来。望着远方笼罩在水汽氤氲中的隐隐青山，听着雄浑低沉的汽笛长鸣，我不禁想起千古风流人物，心中感之叹之，谁曾想一弹指，那辆车和我竟都成了这幅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的山水画中景！

毕业后，那一辆车更见证了我六年漂泊的生活。六年里，我走过三个单位，和领导同事刚混熟了又分别；六年里，我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收获了爱情的果实……无论我的境遇如何变化，那一辆车始终默默地伴随在身边。还记得刚工作时，我的住处三面环田一面傍村，那一个寂寞的夜晚，只有吵杂的虫鸣蛙叫风声雨声冲破漆黑的夜幕钻入耳中，让人不胜其烦。那一辆车静静地停在床前，用它的无声抚平我烦躁不安的心灵，给我以无尽的定力，支撑着我在夜读中寻找无穷的乐趣。后来，我的单位、父母孩子及妻子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乡镇，没有公交车直接到达，那辆车就成了我穿梭其间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成了我亲情的保障者和见证者。那时，孤独的我一看到它就能想起家庭的温馨，甜蜜之感也就从我的心中油然而生。

新世纪来临后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在这座县城的一隅定居下来，那一辆车似乎也完成了它的使命。生活在平静中显得平淡，家庭单位近在咫尺，那辆车几乎失去了用武之地，看它的那双眼睛也慢慢地不再清澈，现出浑浊与世故。临近又一个十年时，已变得破烂不堪的那辆车，被我推着送进了一家废品收购处。当眼前缺少了它的身影后，我才猛然惊醒，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也同那辆车一样，永远地离我而去了！

莫言曾说：“月光下，我用繁冗拖沓的文字祭奠我的青春。”我何尝不是如此！那一辆车作为我青年时代的一个符号，想起了它，我就会想起曾经的浪漫与奔波。在失去时回味拥有，在平静中回味奔波，那一辆车将永远是我怀念的对象！

烧开水的老师傅

俞永军

每一个孩子超越自己，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是快乐的。显然，快乐就是一种心态，一种追求，一种超越。

他很快乐。尽管他是烧开水的老师傅，临时的打杂人员，但他知道，快乐地活，勤勉地干，即便是临时工，也会长久地拥有这个岗位。否则，合同工、有正式编制的人，也只能越干越没劲，越干越消极，直至遭受低聘、缓聘，抑或提前解聘的尴尬命运。

记得心理学课上，姜子云老师告诉我们“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烦恼不是源于我们的遭遇，而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学习的知识可能会折旧，但养成的心理素质却伴随人的一生。”诚然，我们的快乐不是源于我们的机遇，而是来自我们对未来的追求与超越，不过，这种追求和超越要包含一种平和的心态。无论成功也罢，失败也罢。

位移和路程

吴忠

要把“旅”和“行”割裂开来吧。

人生如圆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从无到无，位移”为零。不同的人生，“位移”一样，“路程”则千差万别。有个医生感慨说：“拿破仑上马时，我拿起手术刀，拿破仑下马时，我还在拿手术刀。”其实，这个医生大可不必自叹，我们各人生而不平等，再加上能力不同，机遇不一样，一辈子画的“圆”会有大有小，“路程”会有长有短。有人一辈子取悦不了世人瞩目的成就，而有人取得的成就“微不足道”，但这又何妨呢？这时该多想想“位移”，他画的“圆”再大，“位移”不也跟你一样吗？

当然，我们更不能把人生“位移”为零，当成我们放弃朝人生目标努力的借口。我们虽不能把“圆”画得更大，但我们总可以尽量把它画得更圆满、更漂亮，让“路程”更丰富、更精彩些。即使再小的圆，也要让它留给这个世界一份美丽。